

学人与学风常在

□刘磊

按照陈平原在随笔集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序言中所说，“本书的主角，毫无疑问是中文系”，在这本书中，我们领略了吴组缃、林庚、王瑶、严家炎、乐黛云等老一辈北大中文系学人风采，感受到与陈平原同时代北大中文系学人如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夏晓红等学者的精气神，也见证了陈平原与台湾杨牧、林文月，海外米列娜、夏志清等学者之间的深厚情谊。

北大中文系里的老一辈学人历经岁月的洗礼和世事的变迁，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，坚定地投身于学术研究之中，以通达的视野和清新脱俗的风度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辈学人。如陈平原怀念自己的博士生导师王瑶，对王瑶先生那铿锵有力的名言——“我们是在做历史研究，不是写表扬信，也不是撰写墓志铭”——充满敬意，提醒我们当下更应深入思考“王瑶的意义”：“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，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、五彩斑斓的一生，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，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。”陈平原在书写北大中文系其他老先生时，即便他们并非同一研究领域，也不忘提及他们对年轻学子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。在书写著名诗人、学者林庚先生时，他不着重渲染自己与林先生的请益、问学、拜访等私人交往，而是将笔触聚焦于林庚先生晚年所保持的那份珍贵而难得的“诗心”与“童心”，这种精神特质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激励着后来者继续追寻文学的纯粹与真挚。

对于其他不是北大中文系的人物，陈平原也能够关注人物之志趣学风、思想主张，如此行文，便于读者了解陈平原所写人物的主要特征，有助于迅速把握所写人物的风格。如讲述



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增订版 陈平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兼顾写作与美食的林文月女士、“有学问又好玩”的汉学家何莫邪先生等众多学人，陈先生都是采用这种写法，娓娓道来，饶有兴味。

细细品味书名“花开叶落中文系”，“花开”是中文系最绚烂的时刻，“叶落”则是中文系老教授、老先生的隐退与逝去，“花开叶落”是一切事物新陈代谢的必然之途，用以形容“中文系”则是无尽的优雅——花开时，欣欣向荣；叶落时，从容平静。

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虽说是记人记事的集子，但作为学者的陈平原，却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，将对中国大学中文系及人文学科发展的深刻思考，巧妙地融入了字里行间。作为一位在中国近现代文学、中国大学教育史领域有着独到见解的学者，陈平原敢于说真话、说实话，他的文字中不仅流露出对学术真理的执着追求，更闪动着一位学者坚守学术良心的光辉。

在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中，陈平原的视野不仅局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更放眼于当前高等教育体系中中文系的发展趋势与前景。他以一种反思的态度，同时也是在提醒我们：中国人喜欢用“薪火相

传”来比喻师生之间通过传授、学习，使得某种学问或技艺代代相传。这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望，但不见得一定能做到。君不见，世人常有“学术断档”或“青黄不接”之类的感叹。我们需要关注的，不是“薪火”能否“相传”，而是传什么、怎么传。在另一篇文章中，陈平原进一步探讨了大学人文学科的传承问题，指出：“所谓‘薪火相传’，传的不仅是‘学问’，更是志向、人格、趣味与精神……‘薪火’必须‘相传’，传具体的专业知识，也传对于学问的执着与热情，以及那些‘压在纸背的心情’。”他还引用了钱理群先生关于大学里应有的师生学术自由选择观点：“学生不担心得罪权威，老师苦恼的是无法说服学生，各自都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，不为时势及权威所动。”这种自由探索、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，正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。

在书中，陈平原对人文学科近期所面临的问题深感忧虑：“今天的中国学界有很多好题目，但很少有完美的作品。感觉上就是缺一口气，很大原因是时间太紧，需要赶紧发表，方能申课题、评职称、获大奖，于是菜还没完全做好就端上桌了。所以我才会提醒，能不能稍微放慢一点，不争一日之短长……别的专业我不懂，这种不断地快马加鞭，对人文学发展很不利。人文学需要自我涵养，需要沉潜把玩。”

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围绕中文系展开行文，让读者不仅了解了中文系的人与事，更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学术精神与思考，可见陈平原对中文系乃至人文学科建设的深爱 and 隐忧。本书行文如洞澈秋水，浩渺潏潏，波光粼粼；其中内蕴的思想如天上明月，孤光自照，澄澈静明。其文采与思想的兼美，正是让人难忘的“湖光秋月两相和”。

(作者为安徽省安庆一中语文教师)

世间人事多缺憾

□王淼

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吴梅村一生的经历既与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又形象地折射出王朝鼎革之际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共同际遇。王振羽的《人事完缺》为吴梅村作传，以明末清初的相关史料为基础，以吴梅村平生的经历和诗文创作为线索，力求设身处地地体察吴梅村的内心世界，思吴梅村所思，想吴梅村所想，以最大可能地走近吴梅村，走进吴梅村所处的悲情时代。

吴梅村一生的高光时刻，无疑是在崇祯四年他高中进士，并被崇祯皇帝钦点为榜元，进而假归娶亲、衣锦还乡之时。王振羽为吴梅村作传，即从吴梅村的高光时刻写起，将吴梅村的人生境遇置于时代背景之下，重点关注他人生经历中的重大变故与艰难抉择。吴梅村少年得志，荣极一时，尽管在崇祯朝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并不容易，但他的前半生还算顺风顺水，并没有遇到过太多的波折。就像易代之际为数众多的文人士大夫一样，王朝鼎革是吴梅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，是以身殉国，还是苟且偷生，抑或心怀故国、不事新朝，以遗民的身份终老，成为彼时每一个文人士大夫不得不面对的选择。

吴梅村是一位文人，在他的身上既带有浓郁的文人意气，同时又不乏一般文人

所常见的弱点，诸如性格懦弱、患得患失等。吴梅村亲眼目睹明末朝廷的腐败乱象，他曾经想远离宦海，做一名置身事外的隐士，但朝代更迭彻底改变了他的入生轨迹。吴梅村深受皇恩，易代之际显然承担了更大的压力，经受了更多的痛苦。因为性格懦弱，吴梅村做不成烈士；因为家室所累，吴梅村做不到“誓死忠贞”。吴梅村本来打算以遗民的身份苟活于世间，但在清廷的威逼下，最终不得不违心出任，可以说吴梅村的个人选择既是时势所迫，同时也未尝不是他的性格使然。

吴梅村向以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名声享誉文坛，他本人的诗作更有“诗史”之称，其诗文既贯穿了他一生的经历，亦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时代记忆。比如吴梅村的长篇歌行《琵琶行》《圆圆曲》《殿上行》《临江参军》等，或者记述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，或者讲述时逢乱世的个人遭遇，这些诗歌不仅蕴涵着深厚的个人情感，也均能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，吴梅村其实是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。在《人事完缺》中，作者即通过对这些诗歌的解读，为我们展示出明清易代之际的真实面貌，同时也让我们把握到吴梅村在沧桑巨变中肝肠寸断、彷徨无地的心路历程。

事实上，作者始终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看待吴梅村的人生选择，进而解读吴梅村平生的诗文创作。生逢天崩地解的大时代，吴梅村既没有像陈子龙和夏允彝那样慷慨赴死，也没有像徐枋和冒辟疆那样固守素志，他或许的确不是一位勇者，当然更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铁血男儿。然而在作者眼中，吴梅村的人格固然并不完美，甚或不无瑕疵，但吴梅村知耻，而且极具忏悔意识和自省意识。他虽然最终沦为一个变节者或曰“两截人”，但他晚年把自己称作“天下大苦人”，甚至彻底否定自己后半生的选择，这种敢于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精神，依然值得肯定。

清人赵翼在他的《瓠北诗话》中言：“梅村当亡国时，已退闲林下，其仕于我朝也，因着而起，既不同于降表签名，而自恨濡忍不死，踟躇地之意，没齿不忘，则心与迹尚皆可谅。”这已经对吴梅村作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。而王振羽首先关注的同样是吴梅村处身的环境和内心的挣扎，王振羽将书名取作《人事完缺》——所谓“完缺”云云，即已包含着世间人事皆无完美、多有缺陷，故不可求全责备之意，以此作为他评价吴梅村的重要标准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自由写作者)



《人事完缺：吴梅村传》 王振羽 著 团结出版社

掘取生活的情与趣

□方远

散文是一种形散而神聚的文体，同时又有“美文”之称，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。陈莹的散文语言凝练而醇厚，既有诗情画意的场景，又有栩栩如生的人物；既有对生活的探寻与思考，又有对生命的敬畏与领悟。散文集《悠长的回甘》收入了他近几年创作的近百篇佳作，共分五辑，即月亮奶奶、心生温暖、这山那山、百事如意、乐此不疲。他从平凡生活中掘取纯真的情与趣，在生活细节里提炼人生的无穷智慧。从爱情到亲情，再到友情，凡是能给人以思想启迪、美的感受、情操陶冶的情节与细节都进入了他的写作范畴，真可谓怡情悦性，趣味盎然。

在以“月亮奶奶”为总题的第一辑中，陈莹主要写儿时经历的逸闻趣事。从《走亲戚》到《送喜帖》，从《学戏》到《长在心里的树》……那些逝去的童年时光被他用朴实无华的文字串联起来，如同一幅幅电影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将读者带入了自己的难忘童年。《悠长的回甘》写的是几位老友围坐在一起，在微醺后突发奇想，开了个别开生面故事会，以“忆苦思甜”为主题，并与过年有关。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，是发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，既有趣，又沉重。陈莹将其作为书名，当是对这篇散文喜爱有加。“如果说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人类的弱点，那么人类更大的优点在于：只要心中有信念，眼前有希望，即使身在苦中，也会不觉得苦的。四季的风霜雪雨，生活的苦辣酸甜，各种况味随着岁月的积淀与发酵，终将衍化为悠长的回甘。”文章的



《悠长的回甘》 陈莹 著 齐鲁音像出版社

最后，陈莹如此写道，可谓点睛之笔。在《秋天记趣》里，陈莹将儿时捉水牛、逮蜻蜓、烤花生、毛豆、玉米等辑录成优美篇章。童年意味着天真烂漫，活泼可爱，无忧无虑。实际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陈莹将童趣描写得栩栩如生，他的目光却落在了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上。小处着手，大处着眼，陈莹的散文理念由此可见一斑。

散文如果有“灵魂”的话，恰恰正在作者的心灵深处。在“心生温暖”里，陈莹真诚而自然地抒发着个人情感，为身边的凡人善举而歌。众所周知，散文要表达的情感必须是真实的，更不能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《微光》写的是一对中年夫妻在夜晚的广场一侧摆摊的事。人们对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陈莹却身不由己地停下脚步，探个究竟。通过观察与了解，陈莹得知，丈夫病残，妻子无职业，摆摊是为了补贴家用。夫妻俩童

叟无欺，待人和善，生活不易而心里却充满希望。描绘完这对夫妻，陈莹笔锋一转，写到了三轮车驾驶座上的一对毛茸茸的小狗，生活情趣愈显浓郁。喜欢动物的大多有爱心，就像这对夫妻。“与他们坐在一起，即使是身处寒冬，却也如沐春风，就像这些摆在路灯下的茶具，泛着微光，传递着真情。”陈莹用准确而朴实的文字为这对夫妻画像，一颦一笑皆是情，一顾一盼皆有意。由此，微光变成强光，照亮了广场，更照亮了人心。无独有偶，《白萝卜》同样写的是一对中年夫妻，他们在小区南门开了一家小超市，误卖了黑心白萝卜，陈莹讲述了退款换货的过程。每每路过小超市门口，他都会“想起白萝卜的故事，心里升腾起一丝暖意，一方面因为超市夫妻的诚信与厚道，另外则是因为妻子的善良与善解人意。”《草根的自尊》中的保洁阿姨，《野百合的春天》中的农民工，《错位》中的老街坊，《山乡高人》中的本家大爷……生活会有诸多不如意，人们却心存善良，世界因此而美好。

生活琐事并不庸俗，平凡则是生活的常态。“这山那山”中的日常生活感悟，“百事如意”中形形色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，“乐此不疲”中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见解和反思，无不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和理念：通过一滴水可以窥探海洋，小事物中往往蕴藏着大智慧。陈莹以善者之心，以返璞归真的文字，着意掘取生活的情与趣，为普通百姓代言，传递着人间真情。或许，这便是他写作的初心和意义之所在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